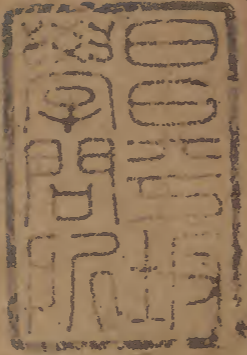


倘湖樵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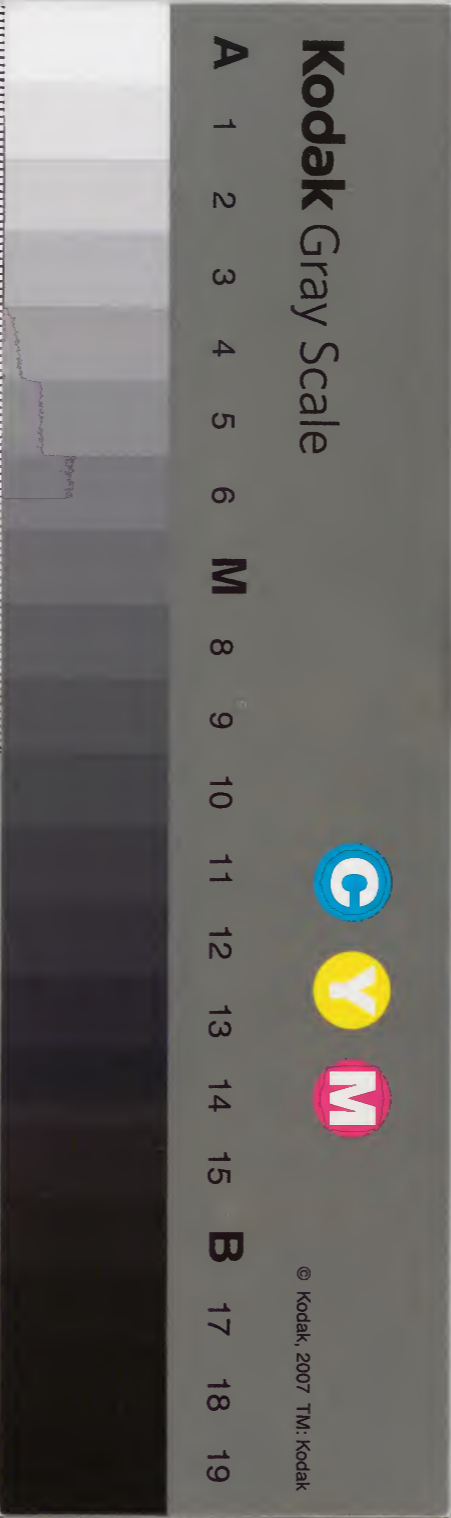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七
七	八
三	七
架	函
二	四
冊	冊

內閣文庫	
三	九
冊	七
一	八
架	冊
一	七
冊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07
冊數	34 (12)
函號	308 102

六下





諸墓 并塔 草文庫



禽獸昆蟲皆各有墓此必有異而可以令人追思之者彙集其事焉

文海披沙云華陰有鳳居山一名龍骨山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青泉

二道鳳墳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于山巔壘磚為塔覆之

因以名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函始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骨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脰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鳳

喜食龍腦故龍畏之此一異也 華陽真逸焦山瘞
 鶴銘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
 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速也乃裹
 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
 篆銘不朽 華陽真逸 明皇雜錄曰開元中嶺南獻
 卽陶弘景 白鸚鵡養之宮中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
 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一日飛
 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夢爲鷺鳥所搏將盡此
 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紀誦精熟日夜不息若懼

禍而有所禳者貴妃置雪衣娘于步輦竿上與之同
 出適命從官校獵殿上鸚鵡方戲于殿上瞥有鷹搏
 之而斃上與貴妃嘆息久之命瘞于苑中爲之冢呼
 之爲鸚鵡冢 堯山堂外紀云韋臯鎮蜀嘗馴鸚鵡
 念佛鸚鵡斃以沙門故事茶毘之得舍利爲塔臯自
 爲記畧曰元精以五行授萬類或炳耀離火或冥奇
 蒼精皆應人文以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
 了空相于不念留真骨于已斃者因嘆息久之 金
 泰和間元裕之瘞二貞雁于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

雁丘詳見貞鳥則中 朝野記畧云萬歷間松江馮時可往黔中得一鸚鵡性甚慧每稱時可公相時可不携室從一姬諸婢媚之令呼夫人鸚鵡如所呼姬甚喜畜之雕籠親飼焉偶時可入內聞其呼曰此如君也豈夫人哉鸚鵡卽呼如君婢百引之卒不稱夫人姬乃恚從時可益陽道中置之庭遭大雪寒餓而死時可嘆曰直如絃死道邊鳥亦然哉墓之益陽官舍華亭范機令有鸚鵡冢志 娜環記云修武人姓魏善彈以鐵爲丸先彈樹木迴丸中鳥人以爲神一

夕夢其二父謂曰我往好彈害物甚多今托生爲汝後園樹上鳥汝宜戒此勿復彈魏覺心動欲止之翌日游園中見諸鳥翻飛不覺興動乃自思惟夢乃妄想所結况吾父平生何等人也顧托生爲鳥乎理所必無遂復彈焉彈至亭午樹上一鳥向魏鳴聲甚悲若乞命者魏惡之一丸纔中而魏十指一時不仁魏始大悔命工製小棺葬其鳥于樹下 蟲天志云宋天台黃巖正善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蓮花大

智律師爲之頌曰立亡籠閉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
奇 名勝志云永樂年間閩人葉宜知衛輝府適有
蝗災宜禱諸城隍忽羣鳥飛食蝗盡鳥死宜令盡收
死鳥葬之穿大穴封葬之爲文以祭號曰烏塚 高
僧傳云杭州徑山僧法欽姓朱氏嘗養一鷄不食生
類隨之若影不游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
今鷄塚在山之麓 彙堅志云紹興初河南地陷于
劉豫陳州守馮長寧會稽人也不肯下豫遣山劇賊
王爪角併力進攻踰年糧盡而降爪角建三幟于通

達下令欲從軍者立赤幟下民畏死盡趨之亳人王
魏兩翁念年老從軍必死因立黑幟下于是得歸王
翁入陳城取瘞物聲跡殊絕十年後魏營產竟成大
家素畜二鷄一日邑尉過其家烹其雌者奉之及尉
還又欲殺其雄雄忽語曰我王翁也向者利君之財
貨別貯蓄以待後入城索得之負以兩布囊宿野店
燈下開囊計數主人窺見明日留醉以酒而殺焉孤
鬼欲來相從到君家殊不相顧更成大悶適隣人賈
四娘子亦來值君家鷄乳共投胎爲鷄前所殺者賈

家娘子也茲復害我乎尉歸白其事于郡守守命魏翁與鷄俱至民觀者如堵鷄誦言如初已而曰我禽畜輒泄陰事當死引頸插在翅下僵縮而斃守嗟異使墓于老子廟後題曰人鷄之墓 寰宇記云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鷺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爲孝鷺塚

懸榻篇云銀臺侯廣成先生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先生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

之碣曰義鹿塚 名山記云山東陽信縣狼邱塚相傳薛仁貴東征時憇此野火將燃及有一狼以身取水展草火至而熄旣覺則狼已死因瘞之 朝野僉載云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干人供勒碑號爲虎塔 述異記陸機少時頗好遊獵在吳日有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戲語犬曰汝能

賫書馳還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以竹筒繫之犬頸犬疾走驛路向吳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近岸卽騰上逕至機家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書納竹筒中復繫犬頸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而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塋于村南去機家二百步築土爲墳村人呼爲黃耳塚 搜神記云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大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

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瑕出獵從火蕪草犬以口啣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臥處週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卽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古今詩話云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于御前坐榻之側每坐朝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呼號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卽位左右引令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

諭以奉陵卽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裯置
鹵簿中見者隕涕後犬斃詔以幣蓋葬于熙陵之側
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官錢若水末云白麟赤鳳
且勿喜願君出世懲浮俗 澠水燕談云楊光遠叛
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
食盡舉家愁嘆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
爾能爲我至庄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
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庄鳴吠居者開門
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

氏闔門賴以不餒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于別墅
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名勝志云龍泉縣有白馬墓卽開國勳臣胡公深
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
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爲白馬墓章溢爲
胡公咏桃花馬詩硃砂染瓣色重臺勾引春風上背
來慎勿解鞍橋下浴恐隨流水入天台 五代史吳
越杜建徽每從征伐單衣入陣軍中謂之虎子嘗從
錢鏐弟鏐救姑蘓與敵遇逼河梁斷鞭馬徑渡及岸

而馬斃瘞之號曰馬塚 傳信記云開元中上將登
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滌朗豐潤權奇偉異上親乘
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纜
下山均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殞嘆異之
謚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櫬積疊石爲墓在封禪壇
北一里餘今存焉 藝堅志云恩州民張氏以屠牛
致富一牛臨命跪膝若有請張不肯釋殺之將取其
肝食血筒口處忽水珠迸出色如水銀而圓大小不
等張驚視疑是牛黃始置未食及烹肉就貨刀不能

切皆有圓珠如石滿其中胃臟盡然始知是舍利也
張卽日罷業哀從來所棄牛骨并舍利作一塔葬之
王行甫云大內萬歲山陰有虬龍塚蓋嘉靖初禁
中貓曰霜眉美毛而虬微青色惟雙眉瑩然潔白耳
善伺 上意凡有呼召或有行幸皆先意前導而又
極忠勤每侍 上寢株橛不移 上益憐愛之後死
勅葬萬歲山陰碑曰虬龍塚

帝京景物畧黃南充輝于慈慧寺中誦金剛經次一
蜘蛛緣案上正中立向佛而伏驅之盤跚復來就前

位伏南克曰此聽經來者為誦經終卷又為說情想
四緣竟蜘蛛寂然矣舉之而輕視之遺蛻耳以沙門
法龕之塔之碑之名曰蜘蛛塔 方輿勝覽云蜀王
蠶叢氏祠今呼為青衣神在聖壽寺昔蠶叢氏教人
養蠶作金蠶數十家給一蠶後聚而弗給瘞之江上
為蠶墓南史齊永明間始興王蕭鑑為益州刺史于
州園得古塚有金為蠶數斗鑑一無所取復為起塚
立祠

看命用生年不用生日

看命皆以生日為主乃前代有用生年為主以斷生
尅制化而不用生日者在宋末猶然不知何時斷定
以生日也按周輝清波雜誌云丙午巳亥壬戌乙巳
輝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語若非乙巳
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至竟老窮薄退神用事多失
機會然福不成福禍不成禍所得者壽數差永耳岳
珂程史云蜀有楊良者善議命其得失多以五行為
主不深信珞珞諸書嘉泰辛酉時韓平原得君權震

天下或叩其所至良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矣壬申辛亥巳巳丙寅年于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厚之金之剛者莫加焉曰劍鋒從可知巳是金不復畏他火惟丙寅能制之蓋于支納音俱爲火而履于木木寔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巳巳而時丙寅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能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謂其丙寅歲病死以爲不可再值其寔不然

蓋火炎極而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爐鞠萬物一橐籥孰可嚮邇是年固當兆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爲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不可一陽將萌豈其時乎後皆如言以此二命之議皆從生年干支不從生日干支也然生年干支則所包者廣不若生日干支之爲切矣唐呂才祿命篇曰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其命若胎而天壽異故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

是爲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勾絞六害背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乙亥納音火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尪弱尪陋而詩言莊公頽而長美目巧趨踰惟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五一不驗秦莊襄四十八年始皇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于法無官假得祿奴婢亦少又破祿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曰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不過五十二不驗後魏高祖孝

文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爲背祿命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于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于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_也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_也勿濬皆篡逆五不驗觀以上所論五人命皆止以年爲主而以月令配之遂斷禍福竟置時

日之支于子不道于今大異 陸儼山纂錄云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于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于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天干最爲重蓋日躔于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 文太清雲夢藥溪談云予嘗詰星命家有四柱同而禍福異者何曰刻異予曰刻異而若之推之者以時不以刻有四柱無五柱而惡乎知之文文山贈朱斗南序云甲巳之

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數極于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各州主客尸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始以一百歲爲率是百歲内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

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
物之衆謂一日止于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文山殆緘
星家之舌使之橋然不下者也 錢簡栖猶園諸暨
一老人行憇一盤石上傍有大豫章樹風擊其巔一
子墮下諦視之漸有萌芽老人倦怠枕石而臥纔覺
則萌芽已長怪之拾小石子識其地而去明日走視
已長數寸又明日高幾尺許與友人共往視之隨視
而長頃刻及人七日之間遂成大树語云豫章生七
日而成林固非妄也老人記其墮子之年月日時戲

從一術士布筭之術士曰此支干是王者之命惜作
無情物耳二十年而此樹已大十圍適有蘭若重建
居民伐其材裝佛一軀萬人朝禮乃知草木無情而
有命也一典史善談星命其曹偶候太守出堂適堂
上鹿乳一子其曹偶戲之曰君善看命何不爲小鹿
一布算之其時守猶未出典遂按年月日時支干戲
成一八字歎曰賴是禽獸不足憑耳若生人值此八
字三犯水厄死矣衆笑而罷越三日小鹿失脚堂下
井中而死 鐵圍山叢談先魯公生慶歷丁亥月當

壬寅日當壬辰時當辛亥幼時術者不多取之言位極人臣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人爭談格局之高徒足一笑大觀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鄒氏貨粉于市家頗贍給號鄭粉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合魯公其家大喜長携妓從浮浪醉歸失水死

造命

凡造屋墜墳擇良月日時而用之定一八字謂之造命然在人亦真有造命者焉凡宦官初闈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時全不用娘生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乃腐松漠記聞云金人不知生日初興欲效中華遂分占良時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國主亶以七夕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十一月日謂之周正靡不佔可發一笑予按綱目于五代唐明

宗三年秋九月契丹主行再生禮分註云契丹之俗
凡十二歲其主本命前一年初度之辰行再生儀以
祀其先示不忘本也然則遼時已知有生日金代遼
後反不知生日何哉况年月日時推命其法本出于
聿斯國又名厲斯故推命書有聿斯經或金人以弓
馬牧獵爲生不記其生之月日者多耳 按金史右
丞相完顏亮生日金主亶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
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
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

及亮篡位後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嫡母徒單氏居東
宮號永壽宮生母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徒單后生
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
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
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
日耶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汾陽節度使牛信昌生
日受饋獻法當奪官因著令禁羣臣相饋獻然則金
人不知有生日其語未確也 湧幢小品云馮道自
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天福中爲上相晉帝問之欲致

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豹者善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用不着亦省許多事老學庵筆記云淳熙己酉春金邊帥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自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作九月一日夫生日而可改則前所謂各認一日以爲生日者亦一證也

武宗逸事

田濡尤谿人正德中以椽授處州衛經歷剛毅持重值武宗南巡江彬檄諸衛以遺金二書進衛無以應擬贖金軍士以貨使者濡獨不肯且上記言書籍宜問諸學宮衛所不過軍器若文冊而已彬怒將逮捕太監張永呵曰安用此板在國子監乃索諸海濱耶衆大懼笑助之聲徹御幄武宗訊得其故亦笑曰江平鹵此箭射不着當罰水二碗諸內侍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携之走出自此喪氣王藻寧夏人

吏員爲保定府知事 武宗南巡過之巡撫伍符設
謙符素洪于飲 上召問與拈鬪賭大碗偶不勝甚
愠連罰符數觥潦倒匍匐前 上大笑藁直前奏
曰符老不勝罰臣藁請代 上睨而問曰汝小官能
勝幾許對曰不敵天子遠過撫臣上拍手笑手大觥
賜者三執壺者將復注上曰止不要採他這蠻子會
賺我酒喫着扶巡撫去符出謝曰今日微子幾殆欲
薦之曰是薦酒觀聽不雅卒辭之 武宗南巡姚鏞
爲山東布政朝見上奇其狀貌獨中官不喜御駕黑

龍舟被觸

上驚問爲誰曰姚布政

上笑曰是美

髯者即釋不問是日鏞在驛中寔不知次日有以告
者始拜謝上曰偶觸何傷去去 定州有大塔曰料
敵塔宋陰築以望堦丹者正德己卯 武宗南巡駐
蹕于此揮酒宸翰壁間故作飛動之勢 名賢錄云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以監察御史出守荆尋徙楊
武宗南巡凡乘輿供御及宦侍宮妾親軍賂遺莫可
賞算瑤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
患止于身惟站設二十更番迭遣以迎權倖江彬輩

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 上捕得大鯉魚戲言直五百金謀所以鬻者彬請以昇瑤促直甚急瑤卽脫妻女簪珥及綈絹服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裳在焉臣死罪臣死罪 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歸魚亦不復取直郡有瓊花觀 旨取瓊花以觀瑤以帖紙立書此花生于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此花已絕今止存其名耳 上默然知瑤之借瓊花以諷也中貴欲選宮女數百人備行在撫臣欲刷之民瑤曰民女不可刷無

已知府臣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事遂寢又傳旨要備胡椒蘓木瑣幅白木等物計一二千餘斤且刻期撫按惶懼命瑤速辨瑤曰任土作貢國之經也非揚州所產而責貢雖殺人無以應命瑤遂空手隨內侍謁見行宮俯伏廷下內侍復命曰萬歲所需諸物知府蔣瑤不肯 上方坐默然久之乃曰曬白布非楊產耶止取四百疋罷 又山陰汪應軫以丁丑進士改庶嘗諫南巡廷杖尋謫知泗州一日郵報車駕且至他邑傍徨勾攝爲具應軫曰吾與士

民素相信駕至費旦夕可貸今未有期而措派四出
吏胥易爲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彌月有凍
死者應軫令縛炬榆柳間以一夫統十炬及駕夜歷
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時中使恣索應軫令壯士百
人列舟次呼振遠近中使錯愕應軫麾牽舟速行頃
刻百里倏出泗境上至南京權倖矯旨令泗州進
美人善歌吹者數十餘人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
多逃亡臣向募桑婦二十餘人倘蒙納宮中俾授蠶
事寔于王化有裨傳諭且停止又率貧困者老十餘

俯伏行殿乞陳民間利弊疾苦中使恐上知之也
遽撫應軫背曰你且去你且去美人也不要你的蠶
婦也不用你的武宗在南京諸司朝祭時景暘爲
國子司業腸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卽
大聲曰司業亦是拿問數內兵部尚書喬宇朗然應
聲曰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于宇一時權
宜而能全朝廷儒臣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然亦見聖度之汪洋也正德十二年八月上徵
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傳言欲過居

庸關往宣大等處遊玩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至
沙河疏諫不納巡視居庸關御史張欽上疏苦諫不
報再上疏又不報乃三上疏危言死諫有云傳言聖
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寔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會
分守居庸指揮孫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嵩欲
赴昌平迎駕欽厲聲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敢擅離
所守乎俄有千戶閻岳等至南口門傳旨宣內外分
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并御史印
至門固守之收其扇鑰手自持誓曰此是我皇家後

門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岳不得入回報 上卽廻

鑿獵昌平而還韓邦靖西巡歌云去年天子建行宮
今歲榆林駐六龍聞道北關張御史曾回鑿駕在

庸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戊子 上駐蹕太原先是

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嬖之至

是復召見大得幸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午至

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進

輦却之 十四年九月丁亥 上親征寧濠壬辰至

保定府與都御史伍符張宴府後堂藏闔醉酒以爲

樂戊戌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晏
晏具草畧 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然竟不怒及晏
都御史王翊獻觴步緩 上目之總兵神周因怵翊
謂 上意不測明日復晏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姪
名恐 上誤以為翊也江彬于從旁厲聲叱之龔以
得罪兩人 上不為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歛
得罪者鑑出所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翊不可鑑以
頭觸之遂相忿爭鑑泣訴于 上 上曰此必汝有
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退癸丑 上

自臨清北還

上之南征與劉氏有約

此即娼女因
上幸而人呼

劉娘
娘者

劉贈以一簪且以為信過瀘溝橋馳馬失之大

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使召劉劉以無信辭

上遂

乘單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俱載而南十二月

戊寅大閱諸妓女于儀真之新聞因視大江命江彬

攝祭明日幸民黃昌家閱太監張雄守備馬昊所選

妓以半送舟中 先是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朔 上

留宣府丁亥立春 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

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妓女共載妓女各執圓毬車既

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 上視之大笑十五年五月丁酉 上迎春于南京備諸戲劇如宣府又 上在揚州聞左右云春尚差十日也 上曰春何常迎之卽至耳果迎之次日河冰漸羣臣駭觀則是 上凡三次于外地迎春也十四年十月乙巳至淮安清江浦幸太監張揚第集漁人捕魚爲樂巳未至寶應縣漁范光湖十五年閏八月壬寅至儀真漁于江口次日如瓜洲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登金山遂如鎮江幸楊一清第庚申 上至寶應復漁于范光

湖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揚第踰三日 上自汎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自是遂不豫他書又記 上在應天時幸詞人徐霖第漁于其池亦溺焉徐遂名其池爲浴龍池

十二月平鹵伯朱彬奏奉太師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畧擒獲逆濠奸黨乞明正其罪奉旨褒諭賞廕是日賜濠死甲午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大耀軍容係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外閱視以親征凱還遣官祭

告天地宗廟社稷云 王行甫云麻城劉大京兆守
相始主政南戶部 武宗南巡至都戎服見羣臣因
命文官皆戎服接手獨守相不戎服不接手殿上問
此何官不戎服接手對曰文官不戎服不接手問汝
何官對曰臣戶部主事劉守相也上吐舌下之曰壯
哉竟亦不以爲罪

禁煙

癸辛後集云綿上火禁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
二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
人家以鷄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紙錢有病
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烘木炭
取不烟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
器于牛羊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賈庄數少年以
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日風雹
大作有如東廂柳根者在其中數日乃消或云火禁

中雖冷食無致病者後趙五行志云石勒時暴風大雨雷雹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充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故有此災 水經注云澤發水經董卓壘南其水一名阜漿水亦名妒女泉初出大如車輪皆青碧色婦人炫服靚粧過此必興雲雨郡國志云子推妹也故老傳此泉中有神似鼈晝伏夜遊神出水隨神而湧 真定府志云妒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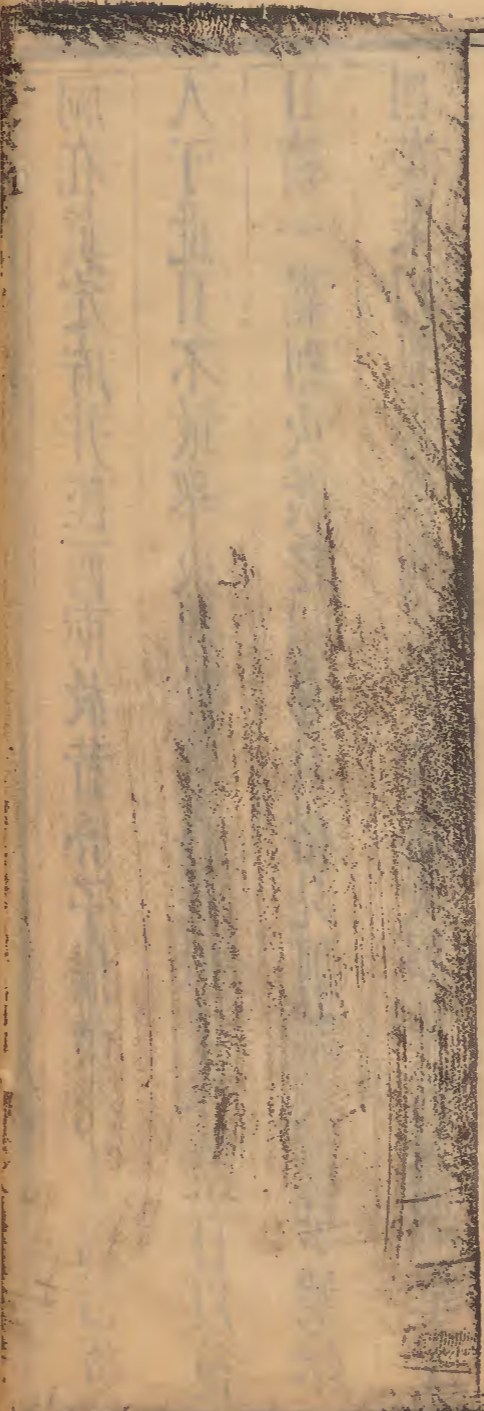
祠在真定府井陘西南故昔介子推焚死于綿山後入于此日不敢舉火因號寒食其妹于冬至日以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以易其俗兄則禁火以示誠妹則焚柴以見志故謂之妒神唐大歷中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諲撰祠頌其銘有曰兄則禁火妹乃積薪其爲佳節在乎芳春又曰祭具珍羞服先錦綺又曰妒神之水澄爲黛色跳波噴浪如有可則興雲致雨伴造化力則所爲婦女靚粧彩服至其地必興雷雨者迨非此泉之謂也 拾遺記云昔人爲介子推起思

烟臺種仁壽木似栢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 曹能

始云貴州鎮遠縣每清明三日居人皆閉門禁烟行

旅不敢出其塗犯者立致災禍余同年友鄭憲為鎮

遠縣令目視其事



石中人物

感通經唐永徽中雍州藍田東悟真山寺寺居藍田

谷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僧于寺北磻更修禪

院大石橫礙甚為妨害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

致便以鐵椎打之破其石中獲金像一軀四邊無縫

天然裹甲不知何來像跌全具高五尺存于寺中

彙堅續志分寧陳甫山莊有槌藁石陳夜步月忽聞

鷄鳴于石上卽而視之不見移石于數步外至次宿

鳴如故復携石以歸置之月下鷄必鳴其子剖視中

有雌雄二鷄文采可觀 宋宮有靈鵲石石中有鵲
每天將明聞其噪聲宋南渡時得之晉州 陸溪金
臺紀聞郿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
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
辟蠹魚 宛委餘編張幼于嘗示予一石中有嵌空
魚形以爲奇寶余謂水經注石魚山本名玄石山高
八十餘丈廣十里石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輒有魚
形長數寸鱗鬣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則彼
地遍山皆此石矣 雲林石譜潭州湘鄉山之顛有

石臥生土中入地數尺見青石卽揭去謂之蓋石自
青石下色微青或灰白青重重揭取兩邊石面有魚
形類鰕鯽鱗鬣悉如墨描穴二三尺復見青石謂之
載石石下卽著沙土然選擇數尾如相隨游泳或石
紋斑剝處全然藻荇凡百十片中無一二可觀大石
中魚形反側無序者頗多間有石中兩面如龍形作
蜿蜒勢鱗鬣爪甲悉具尤爲奇異其石剖取燒之有
魚腥氣又隴西地名魚龍洞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
多魚形與湘鄉所產無異 東谷硯譜李後主得青

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
每以口隨後歸朝陶穀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
丸去後主搜其手振臂就取請以寶玩爲謝陶不許
後主曰惟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
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
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卽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雲林
石譜云蘭州黃河水中產石絕有大者紋采可喜聞
于壁石中得真玉璞外麤又有如物像黑青者極溫
潤可試金頃年余獲一圓青石大如柿作鎮紙經宿

連簡冊輒溫潤後以器貯移時有水浸潤一日墜地
破而爲三四段中有小魚一枚纔寸許跳躑頃刻卽
死 唐杜綰剖石鎮子于內得小魚 王文祿文昌
旅語嘉靖初年漁人于茗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鷺
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
白孔六帖唐中常侍崔玄亮在洛中常步沙岸得
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砉然而破
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五色線丹陽人王文秉採碑
于積石下得自然圓石試加礮琢乃重叠相至盡如

掌破之有蟲出于中似蟻螭狀蠕蠕能動人不能識
因棄之後有人曰人欲得富貴莫若得石中金蠶畜
之則寶貨自至詢其狀乃石中蟻螭也 修真錄云
水仙子爲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烏卵色
類玉後以贈青霞君以爲經鎮一日誦陰符忽大風
雨其石裂破有蟲走出狀若綠蠨就硯池飲水乘風
雨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無縫痕 獮園云楚宗室
藏一黃石子如掌大就日中映之有白衣觀音像一
軀在焉眉髮纓絡相好成就中似嵌空推動如活

福清縣鄉村化南里中有童子入一石洞洞中有石
無故自動持歸鑿開見一白兔在焉取視乃活者置
之地能走數步有頃僵仆爲見風也漸化成石兔
平昌黃家營于文里山下遇一石礎高尺二三寸工
不忍鋸欲截其柱湊之主人曰寧斷石而薄無斷木
而短工鋸開則中一石蟹走出不知所之 龍門山
記唐郭元振少游學于龍門山獅子峯前有石屹然
高聳俄聞霹靂聲裂其石五色雲氣自石中出元振
得寶劍于石罅後仕睿宗出將入相 閩書宋紹興

二十四年連江縣鋤夫得一圓石剖之中有小華峯
三字 方洲雜錄予常見某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
緋袍玉帶人端拱而坐予先君墓祖考時啓祖妣攢
合墓發砌石一紫色者剖爲二其中樹石茂密一冠
帶人立樹下若凝眸遠望如筆墨描畫 偃曝談餘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斲石內坎有白龜在獻而放之
于江大石未破不解何緣中有此龜 天寶中李應
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
縣見天寶傳信錄 夏侯孜開貞陵于堅石中得金

釵半股其長如擘餘尚銜石中見唐史關二事于白
龜相類而終不能曉因俱檢東觀餘論潯陽役兵鑿
一大石石中又有小石若碑板視之乃王逸少書頭
眩方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知緣何中有此碑可
異也黃長睿謂埋沒旣久土或變石故是刻入于石
中理不足怪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蟻蟲水晶
內桃花片耳然王文秉石破而得金蠶杜綰石墜而
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 異苑云永康王曠
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

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闕于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急索既得撞破內空段有二鳥處 滇補云南寧石燕每風雨日空飛又有鳴聲形酷類燕雄圓而大雌長而小巨石之下亂石之中或斲而得如孕卵然毛羽細者佳以斧碎之堅而微有白粉者此類甚多惟擊碎時軀殼自脫中藏有肉或紅或白或光瑩如明礬如水晶色醫家自有煨煉之法 一統志遼東有蝎臺在故東京城東北隅金大定中修城役工毀臺取土及半得石函破

之中有塊石圓滑天成搖撼作動盪聲破之有二大蝎尾稍相勾不解見風卽死 又滇南寶井中得一石中官以三百金易之中有玉蒼蠅二頭 武宗會昌元年大食國貢松風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影其形若枯松偃蓋颯颯涼風生于其間至盛夏上令置于殿內稍稍秋氣颯颯卽令徹去 纂要云建德縣有金鷄石羅隱題曰金鷄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鷄飛鳴而去 採蘭雜誌云張牧過點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觀之則有綠樹陰陰

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兔搗藥兔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鬢髻或微笑意其爲嫦娥也一日召客看月出以視之忽躍入空中明于月不知所之北窓灸穀云有人曾畜一石胡人以千萬購之其人與之而詰其異胡人令取盆水置石其中視之有一馬現石中狀如飛動問其所用曰此龍駒石也以水浸之馬輒生龍駒無價者也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

天中記鵲構巢取在樹枝不取墮地者又傳枝爰
卵端午日午時取其巢灸病者立愈又鵲腦令人相
思取鵲一雄一雌頭中腦燒于道中以與人酒中飲
之則相思讀史事實云宋神宗慶歷八年四月十
日生于濮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囊雲

瑯環記云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蠶繭而可以開合更羸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 癸辛雜識云宋徽宗艮嶽初成令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于絕巖危巒之間旣而雲入遂括囊收口名之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滂然

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 蘓東坡曰余自城中還道
中雲氣自山中出如羣馬奔突以手撥開籠收其中
歸家白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撻雲篇 王行甫云臞
仙者寧廢王之先王也多藝好文兼善攝生每月令
人往廬山之巔聚稠雲二十囊以歸結小屋曰雲齋
陳以簾幙每日放雲一囊令四壁氤氳裊動如在崑
洞有詩曰蒸入琴書潤粘來几榻寒小齋非嶺上宏
景坐來看按宏景行山中常聚雲袖內遇客輒放之
爲贈其曰不堪持贈君以其人遠耳

竊珠

墨莊漫錄云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爲盜竊
去往來殿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
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僧詰問具
以竊珠對卽引盜納珠令投哀引咎乃識塗而去西
域記云錫蘭山國有小精舍內金佛像此國先王等
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有盜鑿孔入舍遂欲取寶
像漸高遠其盜嘆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上自身命
下至國城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吝寶像乃俯首

而授寶焉是盜尋持貨賣見者咸識佛像頂髻之寶
擒以白王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命使觀驗像
猶俯首王睹聖靈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佛髻重
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于今夫禪居寺之佛像使盜
知懼而或望其悔改也小精舍之佛像一味慈悲毋
乃濫于誨盜乎 星槎勝覽云翠嶼山在龍涎嶼之
西北傳聞釋迦佛昔經此山偶浴于水被竊其袈裟
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由此男女今皆削
髮無衣止用樹葉紉結而遮前後則又何待盜之嚴

也 名山古蹟記云眉州中巖山半石筍乃三石突
起其形類筍旁有諾詎那尊者古道場宋元徽初有
異僧入牛頭寺主僧厚禮之別去贈以一鑰曰後欲
見我當至中巖山見石筍扣之可以見我明年寺以
低頭佛失珠主僧馳至石筍峰下扣以鑰峯裂爲三
乃見異僧曰盜取珠失江濱我得之久矣主僧喜持
珠而還

山

火不焚木而焚石焚金
并火雜事附
事林廣記云斯加里野國山小有溪穴四季燭火昇
大石千斤放穴中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從
穴中出流轉至海邊復回所過林木不燃遇石焚之
如炭 夢溪筆談云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
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窓間出赫赫然出簷以為堂堂
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窓紙皆黔有
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
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室內鎔為汁

火不焚木而焚石焚金

并火雜事附

事林廣記云斯加里野國山小有溪穴四季燭火昇
大石千斤放穴中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從
穴中出流轉至海邊復回所過林木不燃遇石焚之
如炭 夢溪筆談云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
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窓間出赫赫然出簷以為堂堂
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窓紙皆黔有
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
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室內鎔為汁

而室亦儼然 五代史周顯德中占城貢猛火油酒
物得水則出火 雞肋篇云予守南雍州紹興丙辰
八月廿四日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惠寺普賢像亦裂
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悉皆銷釋而其餘采
色如故與存中所言及引王冰註素問謂龍火得水
而熾得火而滅皆合符矣 拾遺記東海有浮玉山
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瀟而火不滅爲陰火 名
勝志云火山軍今河曲縣縣有火山山上有孔以草
投之烟焰上發可熟物 守溪筆記云正德七年二

月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鳴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
燬而神像如故又何也 膠州有木如蒲草束以爲
燎不畏風雨燒之成炭而不成火謂之萬年火把天
工開物記四川有火井事甚奇其井居然冷水絕無
火氣但以長竹剖開去節合縫漆布一頭挿入井底
其上曲接以口緊對釜臍注鹵水釜中只見火意烘
烘水卽滾沸啓竹而視絕無半點焦炎意未見火形
而用火神此世間大奇事也物異志云豫章有石黃
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安鼎其上炊足以熟冷

則復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燃石也此亦似用火之神者矣 潼川州蓬溪縣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有聲隆隆出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土水爲之沸而寒如故冬月水涸則土上有焰乾者至焚衣裓又有一火井在臨邛縣西博物志云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採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卽滅絕又蜀都賦註先以家火投之須臾光焰土騰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華陽國志云火井井有火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

如雷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可拽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斛鹽家火煮之無幾也九國志云楊渭武義二年冬十月濬東塘之楊林江水出火可以燃物 隋唐嘉話云江寧縣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張勃吳錄云丹陽江乘縣有湯山湯出其下大小凡六處湯澗繞其東西冬夏嘗熟禽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濯之輒更鮮茂王行甫云太原之河曲東數里有火

山今儀部李文虎遨遊其地抵嶺見山裂有數寸青
草蒙茸炙手可熱以乾草投之烟焰飛出因以暖酒
炙肉烟焰烈燠矣而草又蒙茸不燃異矣或曰地動
而坼火自坼中出氣之搖撼輒摩者爲之耳此又何
常有搖撼輒摩哉 劉同人景物畧云陰得質而陽
得氣爲泉爲湯陽得質而陰得氣爲焰爲涼然而水
性非熱火性非涼湯泉以貯器還涼蕭丘之涼焰以
燃物還熱 宋紹興二十二年建昌軍新城縣有巨
室篋中時有火光燔衣帛過半而篋不燃夫衣帛與

篋皆木之類也衣帛燃而篋不燃此何理與 談苑
云韶州岑水塲地中沙土運置穴外爲風所吹卽火
起奕奕然 苛嵐州熒臺因地中出火故名上復有
火井 寰宇記云火山在梧州府南隔江山下水溪
無極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 漢成帝河
平四年六月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爲陽朔 元帝延
禧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行相驚噪 淳熙元
年五月范陽地燃可以爨 穆帝升平元年梁州地
東池有火姑臧澤水中有火 石虎時石燃于泰山

八日而滅 符堅時關中土燃無火而煙氣大起方
數十里月餘不滅貞觀十三年二月雲陽石燃方丈
晝則如灰夜則有光按草木則焚歷年乃止 火生
于木生于石中其常也蜀中有火井則不緣木而生
矣老學庵筆記云吳中卑薄斷地三尺輒見水予頃
在南鄭見一火山軍人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鑿
所及烈焰隨手湧出故以火山名軍然亦不妨種植
西域風土記云尼波羅國周四千里在雪山中都城
東南有小水池人投火于中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

變爲火西洱海志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則地
中亦生火水中亦生火又非陰火潛燃之謂也 西
溪叢話台州杜瀆監之北安聖院僧師肇端午日晝
與僧對坐忽聞屋瓦有聲火光一線下至地少頃遂
大如車輪先燎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于背不見
久之復爲一線飛去出屋即震雷一聲其僧僅有氣
且舉衣視之背後袈裟一圓孔如錢中單圓孔如椀
脊下燒一圓瘡楚甚皆以爲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
藥塗之月餘遂無事此火不焚石焚金而直入人身

中又何解也 淵明別傳云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
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三
藏傳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南方
近黑崑崙其國人能食火炭則又不啻敬而事矣
東坡遊金山寺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溪
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樓鳥驚悵然歸臥心
莫識非鬼非神竟何物注云山林數澤晦明之夜則
野火生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 萬歷庚
申邸報正月初九日初更時泰山岱廟配天門東青

龍神一尊身高二丈有餘口內出火本州官馳赴驗
看果神口噴火焰光相雜卽令廟戶樂進等日率各
廟道士并地方人將神扯到蓮水救滅不至延燒巡
撫王在晉奏聞言神口噴火白爲燃像雖則未焚殿
宇實乃異常怪事兼之泰安州又于正月十九日午
時平地黃風從西北方陡起昏暗蔽日至夜半丑時
方止肥城縣又申稱正月十九日午時黃風從西北
起沙土蔽日恠風異常因查是日省城黃氣昏濛雨
土平鋪堆積遍地等因此正當遼左失律羣情震駭

之時而又怪異如此夫火出自塑神之口中則又莫解其何由矣 岱史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令使者致神像于祠未至數里野火歛起燒像 晉成帝咸通八年即趙石虎建武八年有石燃于泰山水經注崦嵫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不已潤盡火出山石皆燃炎起數丈經日不滅有大風自流沙出掩之乃滅石如初有人言動火發疾經年不敢輕近 郡國志邢州尚書房東井地周百餘步其所鳴響人馬行上轟作雷聲掘之火出

狀元光耀

儒林公議云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黻前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爲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道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韉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歡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躒好辯人也常曰狀元登

第雖將兵十萬恢復幽薊逐強兵于窮漢凱歌勞還
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却掃篇王文安公堯
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投拱聖營爲卒始隸軍籍王
公唱名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
人立于道旁或嘆曰彼爲狀元而吾輩始爲卒窮達
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耳聞者笑之後
狄公爲樞密使王公爲副適同時焉觀此則狀元不
得以傲狄公也又澠水燕談云狄武襄公初以散直
爲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奮畧頗立戰

功常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懾無敵當者公
識度弘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爲韓公范文正公
所深知稱爲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
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于是博覽經史通究古
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配享宗廟爲宋名將觀此則
狀元益不得以傲狄公也 續耳談勾章姚明山涑
大司馬東泉先生鏤之伯子也東泉先生負人倫之
鑒督學廣東青衿士以姚夫子呼之明山公生而穎
異一目十行弱冠時從父任還至襄陽界遇一羽衣

而兩口者中道跌坐公心疑其爲異人也前謂之道士謂曰欲識前程事文武並日榮公未解所謂及中嘉靖癸未狀元臚唱之日其父東泉公以邊捷上露布當世競榮之然則尹洙之言固有父子而兼得之于一日者 宋熙寧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來獻捷遂以賜之其後趙適在征和間擒蠻卜漏編次用兵首末授其子永喬來奏永喬亦得賜此亦可稱文武並榮者然止賜出身同進士耳非賜狀元也

宰相取於留心農務者

唐詩紀事云李紳字公垂初以古風求知于呂溫溫見齊煦誦其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乃言曰此人必爲卿相後穆宗朝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植同時號三俊武宗時居相位四年出鎮淮南 宋史真宗時呂夷簡知濱州以朝廷稅農器上言河北邊境徭役繁重當勸民力田請除農稅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

北哉詔諸路並除之時王旦爲首相王曾由三元擢
官致位中書舍人德望隆重嘗與旦論人物旦曰有
知州呂夷簡當與舍人共相時王曾頗自負不甚以
爲然問其故旦曰嘗觀其請除農稅一書委曲周浹
存心天下真宰相器也後夷簡知開封府嚴辨有聲
真宗識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未果劉太后臨朝遂
擢居參政尋平章事果與王曾並相凡執政二十年
以太尉致仕 青箱雜記云唐裴晉公作鑄劍戟爲
農器賦云我帝嗣位三十載也寰海鏡清方隅砥平

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
下已見于此賦矣 明崇禎年間徐公光啓著農政
全書一部達于乙覽遂卽大拜 金壘子云唐盧杞
爲號州刺史州有官豕食民爲害杞奏請去之詔徙
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不如食之德宗從之
且嘆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遂有意柄用矣宋
真宗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卽有飛
語上聞謂放稅過實太宗不悅有旨下京東西兩路
諸州選官覆按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亭當按

太康西平兩縣曾乃遣冀公行公至兩邑按行甚詳
諸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
皆危之明年真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且謂輔
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伸理此
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兩人爲唐宋小
人撫機邁會有仁人長者之言聞于上遂至大用豈
非天耶 文獻通考云真宗初卽位王文穆公與毋
賓古同佐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迄咸平理
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啓蠲之文穆得賓古言卽文

俾吏治其數翌日具奏真宗愕曰先帝曷不知此文
穆曰先帝曷不知之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
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
餘人由是遇文穆甚異卒用爲相文穆晚繆所爲要
不合古而真宗獨加寵待者以其早有恤民之言宜
爲宰相耳 唐書云李栖筠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
鄭白二渠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且百所奪農用十
七栖筠請皆撤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利魁然有
宰相望元載忌之據唐書此則留心農務乃宰相之

器明矣

星命堪輿漢已盛行

蔡中郎九惟文曰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此五星之說漢時已有也漢曹完德政碑靈帝中平二年造其中有云漢以河平元年遭白茆谷水災害退于戊亥之間興造城郭是後舊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岳嚮明而治卒使學者李儒藥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此則堪輿之說漢時已行也 錄異傳云袁安墓其母逢三書生語其墓地遂至四世五公

搜採異聞錄云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
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後漢書來歷傳云
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數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
太子府監郗吉以聖舍修繕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
古有其說矣 漢書註云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
母營墓于人所棄地喪事趣辦不間時日有言當族
滅者雄亦不顧然自雄始三世爲廷尉肅宗時下邳
趙興亦不卹忌諱官跡所至必多所造作故犯妖禁
家益用顯三世爲司隸校尉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

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行路聞兇解
駕留止還觸歸忌寄宿鄉亭然第一舉孝廉後坐女
婿事見殺此皆言擇日避忌之說也 太史公曰韓
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
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塚良然此
乃後世明堂容萬馬之說也 天中記云俗言有土
公之神云土不可動裴元有五歲女忽然得病詣市
卜云犯土卽依方治之病卽愈然後天下有土神矣
漢書成帝時陳湯上封事起昌陵卒不就有司皆

議曰昌陵因甲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
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取土東山且與
穀同價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宜還復之永
始元年秋七月昌陵作五年尚事加功天下虛耗百
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其罷昌陵服虔曰取他
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也客土無氣此雖不談風水之
說然而因天性據真土處高敞惡客土後世之談風
水者莫過焉

